



走读新疆

Walk through and Read Xinjiang

尚昌平 著·摄影

回家的途中，有人伤感路途上的孤独，尚昌平之游走，是因为路的孤独。在漫长的路上，她不满足于视野中历史的背影和侧面，她期望看到的是历史的正面，这是一种解读历史的方法。

Walk through and Read Xinjiang

新疆是记录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一部古老的书,因此,解读新疆,方能完整地解读中华民族的历史……

走读新疆

尚昌平 ■ 著 ■ 摄影

我身不由己地走在路上,趁我还能走……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读新疆/尚昌平著.-成都:四川民族出版社,
2006.1

ISBN 7-5409-3219-8

I.走… II.尚… III.游记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9966 号

走读新疆

ZOUDU XINJIANG



尚昌平 著·摄影

出版人
策划组稿
责任编辑
特约编辑
整体设计

罗 勇
凌 文 战 琦
战 琦 凌 文
张寄波

NEAREST · 最近

出版发行

四川出版集团(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)
四川民族出版社

电 话
邮政编码

87734151(发行部)
610031

印 刷
成品尺寸

成都经纬印务有限公司
230mm×157mm 1/16

印 张
字 数

11
220 千

版 次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

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

ISBN 7-5409-3219-8/I·467

定 价

36.00 元

■版权所有·违者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联系调换

她走在理想之途^[代序]

马大正



1997年春,我主编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边疆探察丛书》一经问世,即受到学界和媒体的关注,使我深受鼓舞,由此也更为关注有关边疆考察书籍的出版情况。大约在同年夏秋,偶然在书店发现由长春出版社出版的丛书,一套五册一次购下拜读。五位作者有两位女性,其中《荒原有爱》的作者即为尚昌平。一位小女子,能跻身在徒步走遍祖国山山水水,表现出不畏任何艰难险阻,勇于同严酷自然和生命极限挑战的壮士之列,这是昌平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。

此乃闻其人之始。

人世間,能闻其人不一定有识其人的机会,能实现两者的过渡,是一种缘份。

1999年4月14日在北京,我参加席殊书屋组织的“中国西部探险丛书”出版座谈会,出席者的名单上尚昌平大名列于其中。经主持人介绍,我看到了坐在会场一角,穿着朴素,文文静静,像个平常大学生的尚昌平。

会议结束时,我们认识了。坦率言,轰轰烈烈与文文静静,面对眼前的尚昌平,我实在难以找到一个合理的结合点和平衡点。只能用一个难得的奇才来自圆这一矛盾的印象。

不过自此之后,昌平小友我是记住了。

又过去四年有余,2003年7月初我突然接到昌平的电话,要相赠她的新著。几天后,一册散发着油墨清香,署有

她走在理想之途

我没法说清那样一种恐惧,人要真正站在那里才知道,在那里,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,没有飞鸟、小虫、植物、水。我在夜间行走,如果听到狼嚎,心里会感到有一丝安慰,因为知道有活的生命与我同在……

昌平独特签名的《西出阳关》到了我的案头。

虽说那段时间百事困身,我还是读了三遍:浏览、精读、重点的读。所感所思颇多。简言之:当刮目相看,还有刮目相看后的惊喜!

刮目相看的感受从何而生?昌平不满足于行程中的浮光掠影的记述,而是在行万里路的同时,坚持读万卷书,终于为读者奉献了自己行中思、思中行的结集。她的执着、她的勤奋、她的思考,确乎让我刮目相看。

刮目相看后又何以让我惊喜呢?

惊喜之一,从感性而言是她与我边疆考察足迹的重合。昌平的多次新疆之行,所到之处,除楼兰遗址我与之失之交臂而无缘踏勘外,塔克拉玛干沙漠周缘,昌平所历诸地,我都不止一次到过。当然,要自愧不如的是,昌平是以步行为主的踏勘,我则是以轮代步的“走马观花”。两者艰辛的差异不可同日而语,给个人的印象、体验,并由此引发内心的震撼,也是差之万千。但毕竟我们属于走在同一条路上合格的和不合格的“行者”!

惊喜之二,从理性而言是昌平对“漂泊探险”、“独行考察”文化内涵的感悟和思考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。思考所迸发出思想的火花,我称之为行者哲学的思考。行者的昌平,将自己定位于“文化的边缘人”,其实,她的实践、她的思考早已跨越了“边缘”,而成为实实在在的文化人!

我在“边地文化探踪丛书”的《写在前面》中曾将当代的边疆探险、考察分为漂泊探险和文化考察两类。前者重在肉体苦难和心灵自由的体验,后者则重在文化的积累和学术的探求。其实两者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,只要做到互补与互融,当代中国边疆考察就将有一个大的发展。昌平是一位将漂泊探险注入文化考察内涵的成功的实践者。

昌平给我留下另一个深刻印象的是其散文之美的回味。

我以为散文之美不在于词藻的华丽,而在于作者心灵呼喊在读者中引发的震撼力。这种震撼力给人以沉思,以回味!

也许是生活经历的某种类同和行者路程的重合,昌平对一些精神



和物质的独特感受,于我不仅是回味,而是共鸣。

我归之有二:

一是,孤独。身处沙漠戈壁中的孤独,孤独的极致是恐惧。

昌平如是说:“我没法说清那样一种恐惧,人要真正站在那里才知道。在那里,没有一点点生命的迹象,没有飞鸟、小虫、植物、水。我在夜间行走,如果听到狼嚎,心里会感到有一丝安慰,因为知道有活的生命与我同在。那里只有天空、雅丹台地,自己唯一听到的声音就是自己的心跳……”

这段文字唤醒了1999年我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五彩湾一段亲身经历的回忆:极目所至除了灼人的阳光照射下的戈壁大地,寂静笼罩一切,唯一听到的声音是自己的心脏跳动,即使纵声高喊,也得不到半点回响。这种孤独,这种由孤独而引发的恐惧,是莫名的,可却是极其强烈的。虽然明知在四公里周缘有同伴在,有车队在,他们正拎着水向我走来,也难以摆脱由孤独产生恐惧的强烈冲击。

我钦佩时时被这种恐惧笼罩着的戈壁中的独行者。他(她)们是真正的精神上的强者。

二是,幸福。什么是幸福,100个人有100种的理解,100种的追求。在社会多元化的今天更是如此。昌平理解并追求的幸福是什么?“我很幸福。我一直认为自己很幸福,想去的地方我就去,想做的事情我就去做。”真是朴实无华的坦言。是的,能做自己想做的事,这是幸福。如果自己想做的事做成了,并证明于社会是有益,得到了社会的承认,那是幸福的升华!

我是这么想的,也是这么感受的。

昌平的行者之路还要走下去,昌平的行者哲学思考当然还将深化、完善、成熟。我更期望并相信,记录昌平行者足迹、心迹的作品将会陆续展现在读者面前……

Content [目录]

3 她走在理想之途 [代序]

8 末代萨满 16 那拉提 24 丝绸结

30 捞玉 36 馕 42 流泪的胡杨

48 高山塔吉克 54 石头城裸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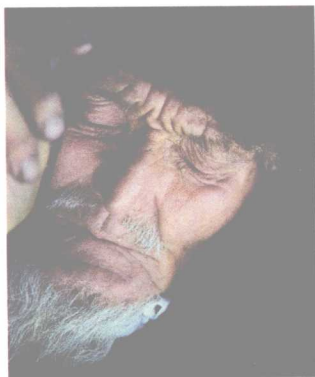
60 喀什老城 68 买罪者 72 让木头歌唱的人

78 英吉沙小刀 80 我心仿佛 86 阿艾石窟悬想

新疆外景



- 92 昭怙厘寺 98 克孜尔千佛洞 108 古渡巴扎
114 吐峪沟断面 120 驿途的村庄
128 重返底坎尔 134 康家石门子岩画
144 记录烽燧 154 塔里木河一声忧郁的咏叹
162 不归的锡伯人 168 三座清真寺
176 后记



86岁的热素力是享誉遐迩的哈萨克族萨满师(哈萨克语称“巴克斯”)。他被认为是草原上最后的萨满。

末代萨满

两匹马，一前一后走在幽味的深谷。

谷顶丛生的灌木遮天蔽日，怪石遍布谷底，长满了厚厚的苔藓，散发出潮气。这条哈萨克人放牧时经由的间道平时很少有人走过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空空荡荡、冷冷清清。

86岁的萨满师热素力像一个独行侠催马赶路，似乎忘掉了我的存在，也许，他从马足匀实的踢哒声感应我跟在身后。

这条博格达峰北麓的谷地，是地质第四纪冰川活动形成的冰槽谷。蕴藏着巨大能量的流动冰川倚势蜿蜒于山地之间，并将巨大的山石遗失在狭窄的谷道。大自然的想象力创造了这条谷道，但却忘记了清除路上的积石。

哈萨克牧民春天的时候将羊群赶到山里，按时令推算，他们已经转场到了夏牧场。路过春牧场的时候，热素力还特意地观察了山地间的草情，今年是个干旱的年份，牧羊人转场的时间要比常年提前了半个多月。山里的草场极为分散，虽然草场并不归

属每个牧民，但每片草场的使用却早已约定俗成。

我们到达的草场是半山围起来的一片洼地，这片草场叫羊泉，据说，是牧羊人转场路途中歇脚的草场。山涧有一条溪流，雪水在草地中央汇聚出5平方米左右的水泡子。可能很久没有降雨，坡上的草已经枯萎，露出了一块块褐色的焦土。

我不知道萨满师热素力能否将这片草场回黄转绿，毡房里病魔缠身的一位阿帕（哈萨克语：母亲）能否康复，但热素力正是为此而来的，两户牧羊人家看到热素力就像见到救星一样，簇拥他走进毡房。

按照哈萨克族古老的传统，草原上的萨满师是一种神职，孤独徜徉在草原帐落之间，在萨满师看来，具有超人的智慧和力量才敢行走孤独。萨满师的授业大都是口传心授，只有极少的萨满师是子承父业式的嫡传，但无论哪一种传授方式都要经过特定仪式的认可。

萨满师无疑是部族人群中的“个类”，只有那些悟性极高，且具有胆识的少年才可能培养成为萨满师。在萨满师的身上兼有人和神的双重身份，这种介于人神之间的身份带有原始宗教的神秘性。

萨满师一生都在为冥冥中的神所驱使，萨满师在神界和众生间都有



末代萨满热素力在弹唱萨满曲，他所弹唱的古老萨满曲，在草原上已成为绝响。



哈萨克人的夏牧场



山坳里的帐落人家

自己的位置。不过，人群中他是坐立的，而在神那边是跪匍着的姿势；萨满师的人格形象完全被双重的身份重新塑造，在部族人的心目中，萨满师是神的智慧和力量的化身；最起码，他是沟通人和神的桥梁，人们可以通过这座桥梁走到精神彼岸，受到神的庇佑。

萨满师热素力像坡顶上的一块石头，面朝东方，迎候夏日的清晖。那是一种古老的祈祷仪式，太阳是原始宗教的起源，萨满教早期崇拜自然物，承认世界实体的存在。

但这个精神支配行为的神职渐渐脱离了原始宗教，萨满师崇拜的已不再是自然界中的日月，而是将自然现象予以神秘化，变成超自然力附在自己的身上。谁也不知道热素力的内心有多少承天接地的东西，他究竟和空中的神有何接触；天高，山高，他老迈的身躯已经不能随心前去了。

非物质性的精神世界和客观事物的存在，让萨满师陷入无法排解的痛苦。在太阳、月亮、山河、动物、植物都未被精神神化之前，对物质世界的憧憬萨满师也曾经有过。而一旦将自然物赋予神的色彩，人世的一切便混淆模糊，最终坠入不可知怪圈。但原始性认识的不可知，尚保留合理的成分，一个谨慎的萨满，他的一生都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走钢丝的人。

晚饭后，萨满师热素力并未入睡，脸上显露出一个老人少有的焦虑。



牧民们虔诚地等待萨满师治病

夜里，他几次走出毡房，徘徊在月光之下。他不停地朝天穹挥动着手臂，拍打着周身的关节，在草地上狂跳，好像要甩掉一直跟着他的影子，那是人神合力与恶魔鏖战前的征兆。

翌日凌晨，牧民集中在病人居住的毡房里，除了两户牧民十余口人之外，尚有闻讯而来的其他牧场的求医者。随着最后一个人走进毡房，毡房门被紧紧地关闭了，穹隆式的毡房顶只留下锅盖大小的天窗，平日六口之家的毡房，被三十多个人撑得胀鼓。

萨满师热素力不停地在火堆上添加木柴，半干的松木冒着浓浓的青烟，整个毡房烟熏雾绕。

热素力怀里斜抱着一把琴，那把琴的音箱以剖割的葫芦制成，是张了两根弦的拉弦乐器。琴体上镶有两面琴镜，随着琴左右摇晃，将所有人的面容映在琴镜中，像是在验明正身，那实际上是一具驱魔的法器。

萨满师的声调同那把琴冥应契合，音声沉郁而恐怖。热素力显然情绪激动，放下琴弓，以手剧烈地弹拨，混响出琴鼓厉声，和歌声也由低沉变得高亢急促，直至疾呼狂噪，那堆炭火随着震颤吐着火舌。



热素力怀里斜抱着一把镶有镜面的琴，随着琴左右摇晃，将所有人的面容映在琴镜中，像是在验明正身，那实际上是一具驱魔的法器。



哈萨克少女



热素力纵身攀上通往天窗的木柱

驱魔以哀婉乞诉开始，又以凛然浩歌与魔论理抗争，愤怒的终曲隐含着人魔之间不可避免的格杀。这一出人魔对白，激发毡房里的人与萨满师同仇敌忾，也让苍穹中的神听到牧民的祈祷。天窗上的烟雾渐渐散去，短暂的寂静恭候着神的降临。

热素力跳足围着火堆跳跃。火，在萨满师看来是太阳神在世间的化身，具有荡涤一切邪魔的威力，当热素力双脚踩在炭火上时，火焰已经赋予他神圣的力量。

毡房里的牧民显得异常镇静，他们对这位走在火堆上的老人充满了敬畏，没有一个人表现出怜惜和同情，尽管热素力每次趟过火堆时都会飘起一股刺鼻的肉焦味。在这座神化的毡房里，我感到神在受难。

热素力在火堆中钳出一块通红的铁板，挺在病妇的面前，他的舌头从铁板上舔过，口中雾化出一片水汽，乘水汽未散，热素力的双手用力拍打着病妇的额顶，魔祟将在拍打中被逼出。座中问医求治的牧民，像一根根木桩接受拍打，随着热素力一起一落的手掌，将神力灌注到每个人的灵窍，一张张灰白的面孔似乎泛出希望的生机。

一座小小的毡房里，究竟有多少魔，只有热素力自己清楚。他挥动着铁板，不停地击打裸露的前胸向魔示威，毡房里的每个角落都逃不过他的眼睛，大汗淋漓的热素力苦战犹酣，他要将所有无形的魔统统从天窗驱逐出去。

热素力的声音已经嘶哑，面孔带着难以察觉的痛楚，巡视毡房里获

救的人。然后，他纵身攀上了通往天窗的木柱，从毡房顶纵身跳下。

毡房的门被打开，痴坐的牧民如在梦中，一动不动。

草场上的热素力在狂奔、在追逐，他要让惊散的魔永远都不敢回到这片草场。炎炎烈日下，他像死鱼一样摔倒在草甸上，蜡黄的脸庞不停地抽搐，口角带着一丝痛苦中的微笑，那是一具胜利的躯体，是一个搏杀的勇士身受重创后残躯的舒展，躲在一旁独自呻吟。

散落的羊群都静静地站在山坡上，好像一块块白色的石头。

我并不知道萨满师在由神向人复原时需要独自静息，我只知道，年过八旬的老人经历了炼狱般的磨难需要有人照顾，对于一个异乡人，本无禁忌可言——即使是受到责怪。其实，在热素力趟进火堆的刹那间，我曾试图制止，但那要比撼动一棵大树还要难，现在，这棵烧焦的大树就倒在我的身边。



谷底遍布生满苔藓的怪石

泉水滴在热素力的脚上，脚底上的炭灰一点点被冲掉，露出黄褐色的胼胝。那是他七十多年萨满生涯的本色，这双脚自从13岁踩上第一道火堆后已经不属于热素力肉身，变成了赴汤蹈火的神器。我尽量将手中的水壶举得高些，任由泉水飘洒而下，让那毫无知觉的双足从炭火中复苏。

那位阿帕的病情并未好转，可是她的家人已不再担心，留下阿帕一人在毡房。但阿帕仍在发烧，脸烧得通红，出于常识我给她服用了退烧药，并用酒精棉擦抹为她降温。忽然有一丝不祥的阴影从脑际掠过，倘若阿帕的病情加重或有不测，我将被她的家人视为这片草场上未驱尽的最后一个魔。庆幸的是，阿帕的烧渐渐退去，在我的搀扶下走出了毡房。

为了拜访这位草原上神奇的萨满师，我追随他进山曾遭拒绝，当我看到一层层神秘的面纱揭去后，才知道，人和神是可以真诚的感情沟通的。

两匹马并辔而行，热素力面带欣悦，在时明时暗的峡谷里，丝毫看不出是炼狱中走出的人。

挤马奶



萨满师从火堆中钳出一块通红的铁板，他的舌头从铁板上舔过，口中雾化出一片水汽。



山上的草原离天穹是那样的近

那拉提

七百年前，有一支蒙古军旅向这里走来，黑暗中看到血红的夕阳，士兵狂呼：那拉提！意思是见到了太阳，那是从层峦叠嶂的幽暗山谷中走出来的心境。

同样的山路，七百年后踩在我的脚下，隘口豁然，眼前看到的是一片绿，我犹豫，该不该让一双沾满泥浆的足履践踏在草原上，我忽然想到了飞翔，因为成群的马儿迎面飞驰而来。

没有鞍具的马，驰骤如飞，马蹄挂着草苗上的露水，人趟过的地方是一条路，马走过的草原依然翠绿。

那拉提草原上很少有路，裸露泥土的草原像一条伤口，那是留给伤心人走的路。

那拉提草原有会飞的马，会飞的还有哈萨克人的歌声，草原上空萦回着无形的飞歌，骏马和歌声象征着两只翅膀，擎托起哈萨克人的梦。

那拉提草原襟山带河，山泉密布，溪流如织；花草葱郁，林木森森，如此宜人的